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艺术的召唤

WENXUE
YISHUDAJIA
HUIYILU

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艺术的召唤

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2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942 - 8

I. ①文… II. ①全… III. ①作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②艺术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5. 6②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4281 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5.5 字数: 380 千字

印 数: 4500 册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如长河巨浪，汹涌澎湃，无数爱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在革命的洪流中受到了锻炼，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文艺家当年或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或者属于不同的流派，但都在潜心探索运用文艺手段振兴国家民族的道路。

在艺术的召唤下，他们艰难地跋涉，历尽坎坷，向着艺术的峰巅不断地登攀……

通过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对往事的回顾，展示当年时代的风貌和他们的艰难历程，对激发青年们的爱国之情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定当有所裨益。为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化组决定编辑《走向文艺之路》丛书，选登五四以来在我国文艺界有突出贡献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自述性质的文章。

《走向文艺之路》丛书欢迎作家、艺术家赐稿。选刊将考虑来稿先后；编排目次，一律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

丛书每辑均有所侧重，第一辑侧重美术界，定名为《艺术的召唤》^①。

^① 本书1986年8月首次出版，名为《艺术的召唤》，本次再版更名为《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编排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序

为什么有些人要从事文艺活动，著书立说？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又云：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人进行文艺创作活动著书立说的志趣和态度的概括。约而言之，就是：高尚的志趣和严肃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论，古人今人是一样的。当然，由于时代变迁，古人和今人的声、实、德、言本质是不尽相同的。

可以举鲁迅为例。鲁迅如何走上文学艺术之路，他在《呐喊·自序》里说过。鲁迅说：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本来要学医，目的在于替人看病，战争的时候可以当军医，并借此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那是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常常看见一些有关战争情况的电影画片。有一回看见这样一个片子：一个人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周围，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被杀头的和看杀头的都是中国人。这个画片给他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他从此改变了主意。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在当时当地如此考虑，是很自然的。他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自那以后，他的思想随着人民革命事业的深入而深入，他的文学著作终于在人民群众中起了很好的情感影响和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成为我们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

鲁迅是这样，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文艺界很多作家、艺术家也是一样。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高尚的志趣和严肃的态度这一点，普遍地表现在他们的文艺活动和著述中。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出版这一套《走向文艺之路》丛书的主要原因。我们约请了文艺界各方面的一些同志分别叙述他们走上文学艺术之路的具体情况，着重点在于早年从事这项活动的思想感情。

读者从这些文章中还可以体会出另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很多作者，除了高尚的志趣和严肃的态度而外，一般都辛勤劳动，往往还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文艺之路并非一贯风和日丽的康庄大道，有时不但坑坑洼洼，而且风风雨雨。但是，很多作家认定目标以后，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置毁誉若罔闻，弃安危而不顾，数十年如一日，这才有所收获。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尚的志趣和严肃的态度加上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是一切文艺家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这些情况，他们的文章里有详细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读者可以从文章中去领会，不需我在这里多说。

这一套丛书是由吴作人同志、马彦祥同志、钟敬文同志、孔罗荪同志、黄苗子同志和我共同计划的，吕长赋同志和方正、纪红民、丁小梅同志负责编辑工作。我们的见闻有限，取舍不当在所难免，还会有其他的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指教，也希望文艺家多多赐稿。

张毕来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



艺术的召唤·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

CONTENTS 目 录

-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 刘开渠 / 1
- 我初学木刻的时光 刘 岷 / 43
- 人创造路，路召唤人 刘海粟 / 53
- 艺海无涯苦作舟 吴作人 / 70
- 我与木刻艺术 李 桦 / 87
- 在岁月的河流里 李瑞年 / 92
- 敦煌在召唤 常书鸿 / 105
- 蜜 泪 黄永玉 / 136
- 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江定仙 / 167
- 我的第一首歌 李焕之 / 179
- 我与音乐 喻宜萱 / 183
- 艺坛生活漫忆 王人美 / 197
- 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 钱 江 / 215
- 我的舞蹈艺术生涯 康巴尔汉 / 229
- 田间自述 田 间 / 252
- 我的文学生涯 萧 军 / 295

目 录 CONTENTS



录 目

往 事 萧 乾 / 324

回顾我走过来的道路 张毕来 / 363

我的文学活动 李霁野 / 372

走向文学之路 罗 荪 / 380

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 / 388



艺术的召唤·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②

YISHUDEZHAOHUAN WENXUEYISHUDAJIA HUIYILU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

刘开渠

刘开渠，雕塑艺术家，教授，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他的雕塑作品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杭州湖滨公园），“孙中山纪念像”（立于成都春熙路），大型浮雕“农工之家”，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大型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还有“毛主席胸像”、“列宁浮雕像”、“马克思、恩格斯头像浮雕”等等。



在回顾往事时，他说：“我从好奇开始，逐步培养起对美术的爱好，想学美术。而能够走上美术专业道路，主要还是我从小就有不畏艰难、不怕曲折、不计成败的坚定意志。”

童年生活

一九〇四年，我出生在安徽省萧县刘家窑村。这是一个不到二十户人家的穷山村，最富的一户人家有地也不过百来亩。一般人家有二三十亩地就算不错了，大多数人家冬天得出外乞讨过日子。我家虽有三四十亩地，但由于我父亲不耕不种，再加上都是盐碱地，收成不好，所以有时也得靠典卖土地过日子。我们整个村子是一片破烂凋敝的景象。这个村子背山面水，有的房子建在山坡上，也有的人家临河而居。当夏天水涨的时候，有些房子被水淹了，不少帆船从这里经过。村后的山坡上，有一块颇平的大石头，这是村子里人们休息和闲谈的地方。尤其在夏季天热的傍晚，老人们去那儿乘凉，小孩子也跟着去。有的人就往往躺在大石上睡着了。这座山从南面来，延伸到村外以北二里远的地方就消失了。过了大河，东北行六里处，山又从地下钻出来，以奇峻的势头分两支向北、向东伸展出去。站在山坡大石头上四处瞭望，只见群山环绕。尤其在傍晚，山势多姿多变，在紫橙色斜阳照耀下，十分好看。

我时常久久地望着那远方的山峰，那长流的大河。在大山背后都有些什么？大河是从何处而来？流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我都很想知道。然而村里没有什么读书人，人们也没有功夫来想这些。我只是坐在山坡上，站在河水边，自己遐想。有时也问问大人，大人往往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你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确，我从小就好奇，对于什么事都想问出个究竟。

我的祖父早故。在我记事时，家中有祖母、父亲和母亲。父亲叫刘兆

宽，母亲胡氏。我的父母都不识字，父亲是祖父到了晚年才有的唯一儿子，而我父亲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因此，他幼年娇生惯养，成人后更是游手好闲。他有一种癖好——整天玩鹰，一种能抓兔子的鹰。父亲玩的鹰若死了，他便上山去再抓一只来。每次他都能抓到或大或小的鹰。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抓住展翅高飞的老鹰呢？我的父母感情很不好，母亲比父亲大五岁，他们常常打架。因此父亲对我和弟弟都非常冷淡，从不正眼对待我们，不让我们摸他的鹰，也不带我去看他怎样捕鹰。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不顾父亲的冷淡，跟在他背后上山。原来他在山坡上搭了一个小棚子，在棚子外平铺了一张线网，网的三个角钉在地上，另一头由他用长绳牵着。在网前地上，放一只小鸡作诱饵。鹰从空中猛扑下来，待到将要捕及诱饵，他准时拉绳，网便立起，迎头把鹰盖在网里面。看着鹰在网下挣扎，再看我父亲得意的神情，我觉得他这一手真了不起！

对于读书，我也是从好奇开始的。起初，我并不知道上学有什么好处。我先在村里的私塾念了两年。邻村有一个远房伯父刘兆年，他家比较有钱，他的两个儿子要到外村新成立的小学校去读书，让我去做陪伴，我很高兴地同去了。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这样，我可以去看看村子以外的地方是个啥样子。小学里读的不是《论语》，是我从未见过的新编的课本，我觉得很新鲜，于是就拼命地学起来。

后来我又随那两个小伙伴考入了萧县高等小学。小学有位美术课老师王子云先生，他教我们图画。我看见他什么都能画，给人家画像，寥寥几笔就勾画出来，而且很像。我很羡慕，自己也拿起笔来，学着他的样子画，可是我画什么却不像什么。我很想象他一样，会写会画，因此我特别爱上他的美术课。课外我常到他住屋，看他作画；他也很耐心地给我讲怎样算好，怎样算不好。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画画。在图画课上我用心画，课下也常常画。这样，我的图画成绩就逐渐成了全班最好的一个。

我家中无一人识字，亦无一本书，更不用说美术了。我从好奇开始，从羡慕小学美术老师的美术技能开始，逐步培养起对美术的爱好，想学美术。而能够走上美术专业的道路，主要还是我从小就有不畏艰难、不怕曲

折、不计成败的坚定意志。另外，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也冲击到了这个小县城。尤其是五四运动这一年，我们小学的师生常上街游行，到商店查抄日货。这些爱国活动促使我眼界开阔，想继续学，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一九二〇年，我高小毕业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有了出路，我没有钱，不能升学，必须回家。不能升学，使我非常难过，我尤其是一百个不愿见到我父母不和以及整天哭闹的家。正在这绝望的时候，好心的王子云老师，问我想不想到北京学美术，说那里新办了个美术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我说我当然想去，但没有钱。王先生劝我去投考，并托他的朋友给我请准了“萧县学生留外贷金”，作为去北京的生活费。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并向父亲要路费。父亲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祖上留下的三四十亩地已被他典当得差不多了。他听说儿子要上北京读书，认为这是一件“荣宗耀祖”的事情，并且不用家里供给生活费，只出一点盘缠就行。于是他表示很乐意，又典了二亩地，凑足了路费。王老师把我托付给一个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的同乡，我就跟着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北京。

考入了北京美术学校

我是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到达北京的。当时，学校已招考完毕，但还要补招一次。参加补考的人数有三十几名，而学校只收七名。在等发榜的那几天里，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安。未来北京时，我只想学美术，只想逃离家庭，至于若考不取学校怎么办，根本没有考虑。父亲只给了来京路费，回去就没钱了。初到时，我住在美术学校后面的后京畿道大田公寓里。胡同路灯是一盏盏相距很远的小油灯，街道沉暗。每到夜深，飒飒的秋风送来了断断续续的很凄凉的卖“硬面饽饽”的叫卖声。这声音更给我心头增加了孤单和寂寞。望着前面的美术学校校舍，我更感到前途茫茫。最后，终于发榜了，我是第四名。我欢天喜地地搬进了学校。

这个学校是一九一八年创办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一九一九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我是次年招的第二届学生。开创之初，美校是中专性质，招收的是高小毕业有艺术天分和爱好的学生入学，年纪都在十五岁左右。和我同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在京的官宦和书香人家的子弟，有的同学穿得很漂亮，吃得好，逢年逢假便回家。外地来的也有一两个，也是富家子弟。

我刚进学校时，真是一身土气，语言也听不懂，加上资金不多，生活是困难的。我平时很少出门，就是星期天到外边参观，也力争赶回学校吃饭，或在沿街的小摊上，买几个烧饼充饥，从未下过饭馆。有一次我进西单一家叫“四如春”的江苏馆子，吃了四个包子，觉得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直到解放后，我重返北京时，还去西单寻找过这家小饭馆呢！

从生活上说，我不如同学们，在绘画上，有不少同学也比我知道的多。有的同学在家里早已专门从师学过。我记得有一位陕西的同学，学四王已很有工夫，我们都佩服；未学过的同学，也比我见得多。面对着这种“己不如人”的情况，我总想赶上别人。所以，我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学，还在课外时间，尤其是晚上或星期天，请比我知道得多的同学帮助我。我以前没有学过中国画，一开始很费劲，我就请那位陕西同学教我。我还请另一位曾经在教会学校上过学的同学教我英文。学校虽属中学性质，但教员都是北京当时著名的画家。我们的素描课，开始就是以画《长恨歌》出名的画家李毅士先生教的。他教学非常认真，我后来创作一个作品总想轮廓明快，就是由于受了他教素描的影响。花卉画家王梦白、山水画家萧谦中、油画家吴法鼎，都是当时我的启蒙教师。山水、花卉画家陈师曾，那时就用油画颜色画中国画的花卉，还教我们博物。他说不能空想画画，要有自然的知识。他的创新精神和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画家。不久，学校由中学改为美术专门学校，分三个系：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图案系。后又改称艺术专门学校，添了音乐系、戏剧系。美术学校毕业后，我继续升到艺术专门学校，共学了七年。在七年

过程中，不少的名画家和著名文学家如齐白石、郁达夫诸位先生都受聘到学校教过学。开始的校长是画家郑锦先生，最后的校长是画家林风眠先生。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也曾一度担任教务长并讲授艺术理论。

雕塑艺术吸引着我

在北京艺专学习的时候，我对中国画、油画、美术史、文艺都有兴趣。一九二四年我升入专门部西洋画系学油画。在学中外美术史时，我特别喜爱那些雕塑艺术品。它们那种强有力的体积感，格外触动我。我在课外，最喜欢上图书馆、逛书摊小市。宣武门内路西有一个小市，专卖估衣旧货、古玩、古书、碑帖一类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小市地摊上，看见几张雕塑照片，我便拿起仔细欣赏。这是佛教雕刻，气势雄伟，形象生动，深深吸引着我。我掏出身上全部的钱，买下了它们，带回去请教老师，特别是请教当时著名美术史专家，北大教授叶翰先生。他们告诉我，这是大同佛像，并说我国的雕塑艺术在古代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敦煌石窟的塑像、龙门的雕刻，都震惊过世界。然而雕刻不像书画那样为以后历代所重视，在各个时期写的美术史上，谈到雕刻艺术的不多，几乎没有。把雕塑当作宗教迷信的工具或雕虫小技，把雕塑品也只是当作供养人、陪葬俑或墓道上的翁仲看待。它们的作者也被称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造像人——民间艺人。宋代帝王开办的画院，就排除了雕塑。这种只重视书画的传统，一直沿袭至近代。在获得这几张大同石窟雕塑照片以后，我就尽量找有关中外雕塑的图片看。西洋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先生是专门研究美术史和美学的，他给我讲了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品是如何的美，在建筑和公共场所都装饰着雕塑品，还把他收藏的欧洲雕刻集借给我看。他有时谈得很迟，还留我在他家吃饭。这时北京出版了《美育杂志》，封面印的是罗丹的《青铜时代》，更激起我对雕塑艺术的向往。我若能学雕塑，做

雕塑品该多么好啊！这样，我在学习油画的同时，便对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这时学校没有雕塑系，也没有雕塑课。

一九二七年，我毕业了。七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因为天天从事绘画及阅读各种有关美术的书籍，我确也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我用素描和着颜色的方法，画静物、画石膏像及人体模特儿；用白描写生花鸟等，又根据这些画稿描画、设色成工笔画；照着前人的写意画临摹，学习写意画。在这些实践中，使自己能较快地获得直接表现现实事物的技术能力的，还是通过素描写生。至于用白描方法起画稿，再依稿上色画成工笔画，也能锻炼技术。但在技术上得到的能力，却很狭窄。临前人的写意画，的确能较快地掌握笔墨的方法和体会前人所以如此画的用意，但这只能熟悉前人的技术，得不到或者需要从长期临摹中方能得到很少的独立技能。而到了自己作画时，即使有点己意，也只能做到与古人大同小异，要画出以创新为主的画是困难的。以上的实践中，是素描或着色写生等基本功，使我有技术，能达到有自己艺术表现的独立能力，也就是说，我能根据自己从现实中感觉到的东西，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所以，到了大学部，我就选习了直接反映现实的油画。我在学习油画中，也经过了一些曲折过程。前人的油画也有各种派别，前后担任教学的老师，也各有所偏重或强调某一种派别的教法。这种只重某一派别的观点和方法，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它们也同主张只从临摹入手学画，是一样的路子，是不能培养人创造出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于是我逐渐按照我自己的认识去做，首先我努力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在必要时也临摹，学点前人的手法，主要是努力表现我所见的社会现实，创作我认为美的艺术形式。我曾和三四个观点相同的同学组织了个“心琴画会”，我们一起做练习，一起去画风景画，也各自画些构图。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展览，也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当时的报纸还刊登了我们画展的新闻。由于我们几个会员后来各奔东西，小小的画会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我们的作品，从艺术思想上说，就是主张创新。对旧时代好的中外美术品，我们也欣赏，但不临摹。我们认为只临摹的传统学习方法和尚古的艺术标准，需要革新，需要向前发展。这种观点，在我那时写的一些艺术评论中，是个主导思想。

在时代的激流中

一九二一年，我回了一次家，这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回家。这时我的父母分了家，母亲带着祖母和弟弟过日子，父亲不知从哪里接来一位年轻女人同住，母亲就更加伤心了。这时，母亲让我结婚，可能是母亲这颗受了伤的心，以为当了婆婆，有了儿媳妇后，父亲会对她好一些。为了给母亲以安慰，尽管我多么不愿意，也顺从了她。可是我从此对这个家就更无好感，再也没回去过。

由于对封建家庭的厌恶和憎恨，由于自己的贫困，我渐渐感到造成这困境的根源是那个旧社会。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反对旧文化、主张新文化、主张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我当时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我被推为理事，学生自治会用的宣言，也多是我写的。每次游行我都参加。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开追悼会，治丧委员会找我画了一幅大的中山先生像，挂在社稷坛石牌坊上。送葬时，千万人沿着东西长安街随行，这也是一次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封建、主张民主的群众空前大示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执政府，举行了游行，到执政府前请愿。美专学生自治会要我到北大找人，找谁我已忘记了。等我回到铁狮子胡同，学生队伍已在执政府门前，卫兵把两边的铁门关上，即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了美专学生会主席姚宗贤和其他各校几十人。第二天，我们抬着死难同学姚宗贤的遗体，游行示威，沿途高喊口号，反对段祺瑞。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大钊等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美专学生谭祖尧。他同我，还有赵其文、丁月秋、李琬玉等是好朋友。我们有时在美专聚会，